



鄉音與區域：論馬華散文語言的多元系統

潘碧絲

（馬來亞大學中國所高級講師）

楊國慶

（馬來亞大學中國所所長）

林德順

（馬來亞大學中國所講師）

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南方沿海一帶的中國人大量移民到馬來西亞後，催生特殊的馬來西亞華人社會，同時也帶動馬來西亞華文文學（馬華文學）的產生。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人文地理環境會產生不一樣的地域文化，作家的思想感情、審美情趣、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創作風格必定會受到這個特定的文化場所影響和制約。由於馬來西亞地處東西方文化的中心，又是個多元文化社會，種族混雜，多種語言在族群之間互相借用、滲透，形成了有別其他地區的南洋風貌。

《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2007》收集了近五十年來，馬來西

亞各個階段最重要的散文作家的作品，無論是作品數量，還是內容的廣度，都能代表馬華散文的全貌。語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和表現形式，散文更是表現作家真性情、與作家文化背景。在此三卷本的馬華散文讀本中，可以看到作家們大量運用華人方言土語、在地語言借詞、馬來西亞化詞語，構成有別於其他地區的地域文化。本文嘗試探討馬華散文表現的語言特色，分析其成因，並揭示其藝術效果。

一、鄉音本色：在海外的華語方言

《馬華散文史讀本》收錄了三十位老、中、青散文作家的作品，這些作家都出生在馬來西亞，已經是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華人，作品體現了他們在馬來西亞生活的面貌，有趣的是字裡行間穿插了大量中國南方的方言土語，甚至融合不同區域的方言，營造出濃郁的南洋氛圍和中國南方鄉村特徵。這與馬來西亞的華人祖先多來自中國南方沿海城市有關，不同語言籍貫的華人，如客家人、福建人、潮州人、福州人和廣東人聚居到馬來西亞各個地方，早期相同籍貫的人習慣聚居在一起，互相照應，形成了在地不同的方言群。如福建人多聚居在檳城、吉打州，廣東人多在吉隆坡和霹靂州的怡保，福州人則多在砂拉越的詩巫。

馬來西亞的年輕一代華人多受華文小學教育，華語（普通話）是教育媒介語，但是在華人的家庭和社會中，老人家大部分沒有受過教育，只會方言。因此華人在溝通時，華語和多種方言

的交叉使用，形成了非常獨特的語言環境。文學創作最能表現出社會特色，因此方言的使用也滲透在文學作品的字裡行間，顯出馬華文學在異域的發展同時，又保留了中國方言的傳統。

由於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受到局限，課文的編輯也需要符合當地的民情，華語使用者一般上只有小學或中學水準，只有少部分有機會接受大專中文的訓練，因此大部分華語使用者無法使用純正的中文來表達日常所需，不同籍貫的華人為了交際的需要，大量使用他們最熟悉的方言，以增加表情達意的能力。方言的滲透力強，表意新穎、形式活潑、富於表現力，很多原來只是在口頭使用的方言詞語也因為被華人社會普遍接受而進入到書面語中，使得馬來西亞華語裡存在著大量的方言詞彙，進而造成方言詞語在文學創作裡的運用比比皆是。

方言的融合和滲透現象在馬華作家的文學作品裡是非常普遍和無所不在的。以《馬華散文史讀本》為例，依藤、冰谷、葉寧、瘦子、潘碧華、鍾怡雯等作家的作品裡都可以看到方言詞語的影子。有的是來自家族使用的方言傳統，有的則受所處的區域使用的方言影響，他們的散文裡經常會出現不同的方言，以加強個人文章的表現力。如依藤的文章，大量出現閩南方言，這與他長期居住在檳城，習慣使用檳城閩南方言詞語有關。此外，他的作品也出現客家、廣東詞彙，顯示他日常生活中接受的不同方言。這些多方言的使用，無損作品的可讀性，而且可以增加文章表現的族群群居的色彩，同時又表現個人家族的鄉音特色。

馬華散文作家大量使用方言，與家族原鄉使用的方言有關，

在許多字眼中，可以看到他們的籍貫來源，尤其是與現實生活息息相關的生活用語，方言本色明顯，卻不失其流暢性，例如鍾怡雯的〈北緯五度〉：

母親為此很不諒解祖父，他看不起你爸，看死他一輩子不會賺錢，你大姑丈坐 **office**（英語：辦公室）¹毋使曬太陽，二姑丈做**馬打**（mata-mata，馬來語：員警）**威水**，**轉來**就買洋酒給他喝，你爸沒**鑷**（馬來語：錢）。哪有阿爸看不起自己仔喔！祖父早就**返**唐山跟列祖列宗團聚去了，母親說起來還是怒氣衝衝。（《散文史讀本》卷三 49）

另外，吳進的〈頭家〉也有這樣的寫法：

所以，「頭家」才是華僑的成功英雄，也是華僑向上爬的最高目標，馬來亞的高官厚爵是由英國的「**紅毛**」專利的，所以華僑的眼睛就不能向「升官」方面看。當然「**吃紅毛頭路**」，做政府的「**財副**」也為一般人所羨慕，但那也只是因「**經紅毛頭路**」薪水較厚，地位永久，有養老金，而且與政府人員的關係，或向政府表示「效忠」的結果成為包工和買辦等，容易發財，成為**頭家**。（《散文史讀本》卷三 369）

鍾怡雯祖籍廣東梅縣，家庭用語是客家話，文章中的「鑷」（錢）、「毋使」（唔使）、「威水」（威風）、「轉來」

¹ 按：這篇論文所有粗體字及括弧內文字，皆為本文作者所加。

（回來）、「返」（回去）等都是客家話發音，顯示人物的籍貫。方言裡有她的童年記憶，有她的成長歲月，蘊含著她的情感和感受。母親對父親的不滿和埋怨、對祖父的痛恨和不諒解等的話語，是母親原始的口吻，使沒有受過教育的母親形象更具體，敘事更真實，可信度更高。第二個例子摘自吳進的作品，寫的是英國殖民地時代的檳城面貌，用的是檳城地道和流行的閩南方言詞語，如「頭家」（老闆）、「吃紅毛頭路」（打洋人工）、「經紅毛頭路」（擔任洋人公司職務）、「財副」（帳房）都是閩南語發音。作者長期在檳城生活，對檳城華人使用的閩南方言十分熟悉。因此，他的文字有濃郁的檳城色彩和原鄉方言色調。由於熟悉自身方言詞語的意蘊神韻，作家能貼切地運用當地華人社會使用的方言，真切地描寫和反映事實與現實生活圖景，而就是這種多元方言的氛圍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的語言資源，使他們的作品呈現獨特的方言群色彩。

在敘事、描寫和形容人物表情和情景方面，馬華散文作家也會不自覺地選取生動和形象的方言，充分地展現當地文化和生活方式。例如依藤的〈十二月八日這天〉：「一些暗中販賣日本貨的，只要一被查出，立刻招牌上被上**烏油**：警察局一隻眼開，一隻眼閉，裝聾作癡，好像故意不管似的」（《散文史讀本》卷一 6）。另外的例子是吳進的〈涼爽的亞答厝〉：「馬來亞城市中的商店，外面都有一道騎樓，騎樓下有走廊，寬五尺或七尺，閩人稱之為『**五腳基**』，讓行人可不必冒著毒陽在發軟的柏油大街上行走」（《散文史讀本》卷三 348）。還有田思的〈長屋裡的

魔術師〉：「他忽然直著嗓子喊：『飲一勝—』這一招逗得大家噴飯。」（《散文史讀本》卷二 65）

上述例句主要描述南洋特有的人文風情，摻雜了各種方言，包括閩南方言、廣東方言和客家方言和當地語言。如「五腳基」是商店門前的走廊，「腳基」源自馬來語「kaki」，1 kaki（腳）等於一尺，故「五腳基」須以閩南語發音，顧名思義，商店前五尺寬的走廊，方便行人遮陽擋雨。此外，「烏油」是閩南方言的「黑油」，而「飲勝」則是廣東方言，不說「乾杯」而說「飲勝」，顯現出廣東人對負面用詞的避忌，喜以吉利的詞彙代替的特色。

出現在《散文史讀本》的名詞性方言詞彙還有：山芭（山林）、衫服（衣服）、頭家（老闆）、戲臺（表演民間藝術的舞臺）、歌台（過去為酬神所辦的歌舞表演）、火水燈（煤油燈）、死火（拋錨）、鑊（錢）、頭路（門路）、財副（帳房）、後生（年輕人）、分數（自有分寸）等等。這些方言詞語可用普通話替代，但是作者使用方言，更可以傳達出地域資訊，不但讓來自相同地區或籍貫的讀者感覺親切，也讓讀者感受到馬來西亞當地華人社會的語用習慣，甚至可以追溯作者的原來籍貫。從表達效果來看，方言富表現力，強化了表達效果，增加地方特色。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載體，而地域文化卻又因方言而變得更豐富、更多樣化。在馬來西亞當地的地域文化背景下，上述華語諸方言貫通交融並醞釀，最終在保持鄉音本色的基礎上，凸顯了豐

富的地域文化精神，也提升了散文的語言張力和藝術效果。

二、時代與外來語：歷史的紀錄

馬華作家寫作的語文以華語為主體，但馬華文學在形成自己風格的過程中，同樣包含著馬來西亞本土化的內容。而這些本土化內容，恰恰是華文之外的詞彙，必須用在地語言的借詞來表達，這也是馬華文學作品重要組成部分。《馬華文學史讀本》作者在這一方面體現了豐富的地域文化，同時也展現了馬華散文在語言方面表現的張力和生命力。

馬來西亞地處東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打從十五世紀開始，馬來亞半島便是東西商船重要的交匯點，包括鄭和七次下西洋，也在馬來亞半島的麻六甲停留。馬來亞也是西方探險家的樂園，殖民地掠奪者的必爭之地，從十五世紀到二十世紀，先後成為葡萄牙、荷蘭、英國和日本的殖民地，至今在許多地方的建築物仍然保留許多殖民地色彩。此外，殖民地勢力對當地物資的掠奪，引進了來自中國和印度的移民，在此地定居下來，成為該地重要的群體。

二〇一一年的馬來西亞共有 26,127,700 人口，馬來人占了總人口的 50.48%，華人和印度人分別占 23.56% 和 7%，此外還有少數原生民族，如：達亞族、伊班族等，也有葡萄牙、荷蘭和英國人的後裔。幾百年來對外的開放，馬來西亞容納來自世界各地的種族，在同一個空間生活，多種文化之間的互相碰撞也就不足為

奇了。各種文化之間交匯和融合形成了馬來西亞多語種的文化。馬華作家生於斯長於斯，長期生活多元在文化氛圍中，從思維方式到生活方式必定受到多元文化的影響，也必然會體現在他們的創作上，尤其在語言的使用，更加明顯。

為了描寫多元文化的環境，馬華作家在創作的過程中，在華文中穿插使用各種語言是必然的現象。Jespersen 說：「沒有一種能夠完全不從別的語言中借用詞語的語言，因為從來沒有一個民族是完全孤立的」（Jespersen 208），這句話最能表現在馬來西亞的華人社會的使用語言中。在不同民族的交往中，不同的語言接觸最先對詞彙系統產生影響，其最初最基本的影響反映在借詞的使用上。一個新的概念、事物的出現，如果一種語言沒有適當的詞彙，它一定會借用其他語言的詞彙來表達。

文化借詞在馬來西亞這麼一個多文化匯聚的地域裡是無法避免的現象。馬來西亞有六百多萬華人，已經足夠形成一個獨立自主的社會體系，馬華文學主要為馬來西亞華人讀者所服務，作家使用的語文也就自然而然迎合讀者的生活習慣，特別是日常用語，不免用上許多外來詞。在《馬華散文史讀本》，我們看到大量的馬來語和英語借詞，有的是直接引用，也有的是音譯詞或意譯詞，比如葉寧的〈T恤和牛仔褲的日子〉：「母親上巴剎（pasar 菜市場）買了個特大號的杯給我，吩咐道：『晚上溫習功課，可以泡牛奶。』」（《散文史讀本》卷二 5）。另外的例子是何乃健的〈墓道上〉：「映入眼簾的盡是壘壘的墓塋，有的寬闊偌大，高墳龐然如嶂巖，比許多平民窟裡，沙甸魚（sardine

魚) 罐一般的小房間更寬敞」(《散文史讀本》卷一 168)。還有陳大為的〈青色銅鏽〉：「阿虎到城裡買了一把馬來人用的『巴冷刀』(parang 刀)，刃長二尺，柄八寸，老鐵匠根伯特別為阿虎打造的一把好刀」(《散文史讀本》卷三 203)。

在這些句子中，「巴剎」(pasar 菜市場)和「巴冷」(parang 一種馬來刀)都是馬來詞語，而「沙甸」魚(sardine 魚)則是英語借詞。出現在其他作品的馬來語借詞還有：服飾如紗籠(sarung 一種馬來傳統圍裙)、宋谷(songkok 馬來男子的傳統帽子)、峇襦(baju 衣服)、格峇雅(kebaya 馬來女子傳統衣服)、格羅珊(kerongsong 一種衣服上的裝飾品)；居家用品如有亞答(atap 南洋一種樹木，其葉子用於編制馬來傳統屋子的屋頂瓦)、甘榜(kampung 鄉村)、干冬(gantang 容量單位)、舢舨(sampan 小船)；食物如叻沙(laksa 一種馬來傳統麵食)、馬來醬(belacan 一種傳統調料)、咖哩(kari 一種調料)、榴槿(durian 一種水果)、亞三(asam 酸果)、芭菇(paku-pakis 一種野菜)、芒光(mengkuang 涼瓜)、沙爹(sate 肉串)；傳統習俗如：班頓(pantun 馬來傳統詩歌)、弄迎(ronggeng 馬來傳統舞蹈)、媾姻(kahwin 結婚)；稱謂如：拿督(Datuk 一種尊稱)、娘惹(nyonya 一種對女性的稱呼)、峇峇(baba 一種對男性的稱呼)，等等。這些詞語要是沒有加於解釋，非馬來西亞讀者可能不容易理解，但是它們已經融入馬來西亞人的日常生活中，當地讀者很熟悉，作家使用起來很得心應手，讀起來也就覺得親切。

在英文借詞方面，主要出現在新事物、新科技產品方面，如摩多（motorcycle 摩托車）、羅里（lorry 卡車）、巴士（bus 公車）、摩登（modern）、沙發（sofa）、咖啡（coffee）、好萊塢（Hollywood）、三文治（sandwich）、坦克（tank），羅曼蒂克（romantic）、麥克風（microphone）、派對（party）、的士夠（disco）、巴仙（percent 百分比）、估俚（coolie 苦力）等等。這些源自英語的借詞也在其他中文地區使用，略加調整，閱讀也就沒有多大的障礙。借詞的大量使用一方面顯示了該地人們的語言習慣，受到地域文化互相融合的影響，彼此之間滲透的現象非常普遍；另一方面也凸顯了文學語言的多樣性，為馬華散文寫作提供了豐富的語言資源，使作品達到更好的藝術效果。

除了馬來語和英語，馬華散文中也出現其他民族的語言借詞。比如田思的〈在園丁馬登家裡〉：「他拿起『宋必』（sumpit）——一支八、九尺長的煙木噴筒，把一根尖利的竹箭塞入筒中，竹箭末端的軟木塞剛好納緊」，「有幾架已接近完工的『沙貝』（Sampei）琴，掛在門外的牆壁上」（《散文史讀本》卷二 68-69）。還有梁放的〈深深「批靈」夜〉：「『巴賴』（balai）內仍留著一個批靈（Belean）用的祭品，還見三具木像分別在其中不同的角落放好。」（《散文史讀本》卷三 314）

上述詞語都是馬來西亞原住民的用語，多用在傳統用品。原住民多分佈在東馬的沙拉越和沙巴州的森林，過著原始的生活方式，傳統文化也保留得非常好。他們集體生活的方式還沒有受到文明社會的影響，依舊崇拜神靈、保留很多傳統的習俗和禁忌，

也有自己的音樂和樂器。他們原始的文化是砂拉越作家的創作資源，通過作家的筆，我們看到伊班族的文化特質、節慶、建築、樂器、傳統習俗等，也因此欣賞到馬來西亞原住民的生活文化。

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社會創造了絢麗多彩，千姿百態的地域文化。各種文化共存、碰撞和融合，積澱了豐富的文化底蘊。長期生活在其中的作家從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運用具有當地氣息的語言，折射當地人民的生活習俗、傳統文化以及思想精神，展示了別樣的地方色彩。如此，在此豐富的地域文化養分滋養之下，馬華散文語言日益呈現出勃勃生機，和無限前景。

就語言與社會關係而言，「語言與社會的關係密不可分，語言會隨著社會的產生而產生，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語言是不能脫離社會而生存的」，「語言與社會這種關係在後來的社會語言學著作裡被概括為語言與社會結構共變的關係」（陳建民 11）。馬華文學在馬來西亞已有近百年的歷史，馬華作家一向關心國家建設，在《馬華散文史讀本》可以看到許多有關歷年來有關華社的描寫和馬來西亞的歷史名詞，留下許多歷史見證。作為馬華語言精華的馬華散文，在這方面體現在許多獨有詞彙的產生和運用。這些詞彙從馬來西亞華人的角度，反映了馬來西亞獨有的事物、現象或概念，具有濃厚的馬來西亞色彩。它們是馬來西亞人民用獨特的語音外殼和文字創造出來的，並只有馬來西亞歷史背景的讀者才能夠明白其文化寓意。

因此，馬華散文表現的是相應的社會內容，描寫的是特定文化地域裡的民風民情，刻劃的是活在這個區域的人物，反映的是

他們的人生態度和思想精神，作家從這裡的自然環境挖掘資源，深入探究當地人的精神世界，再以特定的語言展現和描繪出來。這些詞語是普通話裡沒有的，即使有，意思也完全不一樣。有一部分的特有詞語是從馬來語，英語或其他語言音譯、意譯或音意兼譯過來（如上面所述），而有部分卻按照漢語的構詞法構成，形成非常地域化的華語詞語。香港語言學家田小琳將這類只為當地服務的詞語稱為「社區詞」²。現實生活裡，特有詞彙的數量龐大，涵蓋各個領域。本節選取散文讀本裡一些華語為例，比如依藤〈勞動奉仕隊〉：「物價高漲，等於**香蕉票**貶值」（《散文史讀本》卷一 44）；蔡家茂〈上學輟學〉：「……形成一個**大新村**」（《散文史讀本》卷三 71）；沈慶旺〈部落裡的酒〉：「在城市邊緣的**國民型**小學畢業後，那幾個部落裡的異數依然離開部落，投入城市的國民型中學」（《散文史讀本》卷三 129）；冰谷〈兩顆橡籽〉：「我高興的如同中了**福利彩票**，妹妹說我們『升級』了」（《散文史讀本》卷一 139）；沙燕〈故園〉：「膠樹被砍伐後，轉賣給一個**巫籍**園主」（《散文史讀本》卷一 115）；梅淑貞〈石頭街夜雨在灑〉：「後來獨立後才改以第一任**最高元首**的名字為名」（《散文史讀本》卷二

² 「社區詞」這一概念由田小琳在一九九三年提出，其內涵是指由於社會背景不同，社會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不同，以及由於背景不同帶來的人們心理因素差異，而產生的適應本地社會區域的詞語。參見田小琳：〈現代漢語詞彙的特點〉，《田小琳語言論文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232-242。

55)。

散文集裡的文章跨越時間五十年，特有詞語隨著時代和社會的需要而產生，但有些特有詞彙會隨著時代的逝去而消聲滅跡，成為歷史的遺跡，有些則因為社會的需要而繼續存在並在現代社會中活躍使用。如「香蕉票」³、「新村」⁴詞語產生於日本和英殖民地時代，其中「香蕉票」隨著日本戰敗之後早已經消失在時代的洪流裡了，至於「新村」至今存在，是許多華人的家園；「國民型中學」⁵、「巫籍」⁶、「最高元首」⁷也還存在今日的社會中。不管是已經不用的，還是繼續留用的詞語，它們都是當地當時的社會產物，這些散文紀錄了時代的變化，彰顯的是在馬來西亞的時代特色。

語言是歷史的回聲，語詞是社會的符號。馬華散文的那些獨有語詞的生成和廣泛使用，就地域文化而言是馬來西亞華人歷史的集體記憶和馬來西亞華人文化的發展再生；就馬華散文語言本

³ 日本侵略馬來亞時，以印有香蕉樹圖案的鈔票流通市場。

⁴ 一九四八年後，英殖民地為了遏制華人社會對馬來亞共產黨的支持，將華人家庭集中起來管制的村子。

⁵ 馬來西亞教育制度中的一種，原型是華文獨立中學，戰前由華人社會或教會籌辦，以華文為教學語。獨立後改制為半政府津貼，改制後除了一科中文，其他科目採用政府的教材，以英語或馬來西亞語教學。

⁶ 指的是馬來人，馬來西亞華文以「籍」來區分種族，如華籍是華人，印籍是印度人。

⁷ 馬來西亞政治制度模仿英國，屬君主制度，最高元首是該國的皇室領導者，類似英女皇，享有至高地位。但是國家政權採取國會選舉。

身而言，則又是其與在地文化的互融的標誌，也是其獨有特質形成的標誌。

結 語

地域文化是許多優秀文學作品不可或缺的元素。它不僅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的創作資源，更重要的是它蘊含了當地人民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而且反映出作家自身對地域文化的重視和思考，從而使文學作品更有內涵和特色。地域語言的生成、運用又是彰顯地域文化的主要標誌。在此意義上，馬華散文語言地域特色的發展與形成，則是一個絕好的範例。

引文書目

Jespersen, Otto. *Language: Its Nature, Development and Origin*.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2.

陳建民：《中國語言和中國社會》。廣東：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

鍾怡雯、陳大為編：《馬華散文史讀本 1957- 2007》（三卷本）。

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07年。